

密雲錄

八九十一



C 40-4514

了翁上座請云藏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塔院庭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八

嗣法門人道忞編

書問下

復元帖張居士

諱次仲

來論墮落塵垢已數十年營營擾擾了無住足又言
非拋却世緣十年二十年死活數番無有是處若以
知見承當言語領略是為謗法徒造地獄種子是以
相見曾無一語談着此事正謂此事非一語可了者
非門下真誠為此事則不能發如是之言然亦不可
執如是之見何也此事無乎不在若執如是之見則

與此事觀體相違反成障矣且十年二十年之說非
定式也因爲此事不明故或歷多年所耳如裴相國
聞黃檗一言便乃知歸李太守聞藥山雲在青天水
在瓶亦乃自肯豈必拋却世緣十年二十年死活數
番纔得是處矧死活二字非如門下預作意計底不
見大慧杲聞佛果禪師舉如何是諸佛出身處答薰
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乃得瞥地蓋瞥地者於此事
明白相應也故圓悟印許曰難得你到者田地可惜
死了不得活是爲死底意故知久近死活在人不在
此事無定式也豈如門下謂拋却世緣爲死乎蓋與

此事相應則世緣不待拋而自拋知見不待離而自
離語言不待忘而自忘總之世出世間語言知見都
來與道人分上無干涉者無他因與此事相應故也
門下若到此地卽見尊慈一切勤苦亦何曾勤苦祇
因日用不與此事相應則爲世緣勤苦墮落塵垢矣

復仲堅李居士

諱燦

目來論足見居士似有些力量故有些偏強所以謂
寧可諸方哭笑不可令諸方贊誦獨超灑脫皆爲埋
沒塗污贊誦哭笑俱無干涉也但不知止說到獨超
灑脫底影像耳若不得向上全提則正坐在理路中

撰述
字寫順印可金卷八
作活計葛藤窠裡藏頭反不得獨超灑脫在高明以爲何如

復似孫江居士

手諭認得言思路絕一着又云於古德言句有彼此乖迤不能無疑者總之未真證得言思路絕故也若果證得則自然一心不生一心不生則妄情不起妄情不起則無現業流識無現業流識則曠劫習氣頓淨矣試問居士如何是言思路絕底一着切莫學恁麼說便當了也

復轆轤嚴居士

手教有直入泥犁之訴并金一兩擬買貧道相款者胡不思密雲老漢生平没人情今乃和脏據決與汝三十棒管教嚴轆轤一任鑽研無出豁

復萬如微上座

衲僧家出處或因檀越迫不得已或菲菴草舍自成叢席雖無定法皆爲利衆而已然亦須揣自己力量方可不然則一言失之於前縱百語繼之於後亦不能救也

復孩朱方居士

來諭謂此毛孔中虛無所有一切恩仇盡皆平等者

撰述
卷之三 附錄
似多生出一種知見不若普觀悉皆毛孔則無虛無所有之情存雖然直饒實證到此田地只到死了不得活未能轉身吐氣古人所謂正知見障却動是要說道理說工夫說實落說虛無說恩怨說平等說毛孔說痛棒須是造到無功用道卽不墮此不識居士以爲何如

復紀嘗陳居士

來諭一切煩惱自造但平時雖見得如此而一涉境界便不能自主者蓋因無始時來於境緣熟習故也然學道當先期悟以悟力充至頭頭無間則無昧悟

力而平時熟習自無地矣故經云理須頓悟習氣漸除乘悟併消因次第盡所以前問居士本分處又且如何若不知本分處卽未有悟若未有悟卽何有行止於路頭哉試問居士畢竟如何是本分處

復慈蔭禪人

接手偈知上人不虛閉關實欲究明自己之事但看語意不無岐路耳如云勿將驢背認家翁便是一岐路之根也又云呵呵笑他自忙兮我自閑此又非岐路乎再云此等境界是落浮游復斷云是古人所謂省力處者且問汝既是省力處何浮游之有耶如此

橫述
看來前偈皆汝靜中心意識測度古人之作若欲究明斯事直須向一念未生已前看是甚麼境界始見古人所謂忽然洞徹無窮底踏倒須彌第一峰則無境界可見始不負老僧打汝一棒矣

復董居士

來諭自揣罪網交羅何處是出頭日子倘哀日暮之窮指示路頭不蹉者不知擬求指示路頭則已蹉過路頭蹉過路頭則無出頭日子正若以頭覓頭以路尋路豈知頭無二頭路無二路又豈知頭是出路之路頭路乃出頭之路如是則路外無別頭頭外無別路

又何處更容罪網交羅并哀日暮之窮哉然雖如是須真踐實履念念不忘不然則依舊業識茫茫無本可據與不求指示者無異也

復敬身陸居士

諱實

來教述前歷訴諸苦而謂貧道云知苦本不是苦此言貧道已忘矣卽如來教知有中邊繇障有深淺試問居士全身入塵者是知耶不知耶若不知則何以謂全身入塵若知則何以謂知有中邊障有深淺又塵若是障何以謂全身入塵若知有中邊則請居士分析以何爲中以何爲邊若知與塵爲中則塵與身

了無干涉何爲障哉若知與身爲中則身與塵亦無干涉又何爲入哉如是則初無障入居士自作障入初無有苦居士自作是苦若如是知苦則苦本不是苦知非一隙之光矣

復朝宗忍上座

豫炤一輪持汝狀錄等來老僧目至終以殿事夾雜并言道路各別養家一般者老僧不覺一笑何以老僧不知有殿事夾雜故無道路可行亦無家可養雖然汝旣出世付拂一柄不特表信正望切切秉持當念從上事重不可輕忽也

復二馮居士

諱元颺元颺

適接尊教前後總不必論惟謂居士得一病險把性命拋却以維摩詰言從癡有愛則我病生未識者段本緣何所因起當云何滅欲貧道教導者而貧道別無他術祇以筆頭寄打居士三十棒若解棒頭落處則八萬四千身病心病毛病管教冰消瓦解求起滅本緣了不可得方許居士親來請棒喫

復黎眉郭居士

讀手翰總無他事蓋未喫貧道棒耳不信但看棒頭打在甚麼處更看棒頭打處有此三紙書中種種事

也無若無但據棒頭指處於中行履則世出世間一切知解道理不用置之度外自於居士分中了無干涉矣

復玉陽高居士

諱聽

其秉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之旨豈有塵網沉淪脫離開示之文字耶惟請老居士不立文字時着眼則無事不畢矣

復海槎鍾居士

讀來諭知居士爲道真切故如此行履如此簡點若謂本體茫茫渾渾如鐵壁此大光明境界於我何有者則貧道不信以爲實言矣何也若果茫茫則不見本體渾渾如鐵壁果本體渾渾如鐵壁則無空隙之茫茫卽者大光明境界面前與鐵面閻羅老子覲面相見不用出手若另出手則被閻羅老子就手結案去也

復型塘徐居士

翰教歷敘尊家金粟五年之間如許顛倒者貧道敢謂門下所見所歷從本以來絲毫不動若門下親證不動之元則楞嚴金剛等經皆門下註疏矣今以門下註疏金剛心經豈不反成顛倒哉

復體心禪人

凡爲出家人必先修道德行化道化道行則不成居處而居處自成今汝未出頭行化道皆因自未修其德況出頭露面與人爭住處耶且既是施主買之自有施主與之清理汝當先遠去可也今之法門不幸者皆因爾我出家人以居處爲急務不思化道不行而不修道德故也吾徒思之

復肇森徐居士

來論智慧日減進旣不能投體空門退又不能厚邀名譽者貧道亦無別誨但向進退不能處着力則無智慧之體駐定久久撞開眼睛因全體獨露不着問

人自見倒斷耳

復吳道婆

諸佛世尊唯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正要有大丈夫氣槩隻肩獨荷不被世出世間一切境界語言轉換始有獨立自繇分縱五宗差別之語言亦無非明人人本分一着若離人人本分一着別有差別之智則隨名相展轉生差別之情識依舊無自繇分世尊所云清淨法眼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廣流傳化無令斷絕金口所囑反成顛倒當知涅槃妙心是大海差別智是雨滴滴雖不同總歸大海自無差別

所謂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是正宗正旨若有差別之智勝過涅槃者是爲魔說古云若有一法過於涅槃我說如夢如幻細觀來書於本分一着尚未親證當據實呈本分然後所疑五宗說話不妨開來貧道方好點化否則斷不敢細解註也

復蘭嶼吳居士

諱宗良

承諭要貧道法語以薦拔先亡者貧道若有法語則着我人衆生壽者若無法語亦着我人衆生壽者門下若見父母妻室可度亦着我人衆生壽者若不見有父母妻室可度亦着我人衆生壽者門下如是超

脫此四轉語則父母妻室不求度而自度矣

復祈遠唐居士

諱元竝

祖師西來直指人心今居士不省直指之旨蓋涉放委曲故也如曰求進步者是居士自生委曲也提話頭者諸方善知識委曲不直指居士故也貧道則不然居士擬求進步則蹉過居士蹉過居士則失祖師直指也擬提話頭亦失祖師直指蹉過居士也若居士分中則進步無門退步無地況可以提起爲勇猛放下爲懈怠哉若據提起則有放下則無正生滅之心豈無生無滅之體耶貧道不得已葛藤如此居士

諒之

復清伯黃居士

諱行英

來諭欲貧道法語於一言之下少有開發不知貧道若有一言加於居士分上卽障居士非開發也居士但向不立一言時看觀忽然觀透本無一物一言遮障底卽自開發矣不信則請看龐居士問馬大師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答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能如是會則不特開發直自居士蓋天蓋地去也

復嘉魚曹居士

居士爲尊翁受聞老齋戒致黃瘦欲貧道勸尊翁復開食肉此於居士分上爲孝養之心則可貧道與聞老俱是出家人一則爲戒一則勸開不識居士何致貧道如是耶古有洪州廉使問馬大師曰喫酒肉卽是不喫卽是答曰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然未聞廉使果喫不喫據是惟在尊翁自裁之可也且貧道與尊翁從未面晤又何知尊翁之意而輕忽便可進言耶但當因居士來命奉勉尊翁一心進道實證到彼我無殊之地自不覺有喫素喫葷之念則心和體順而自安泰矣故黃山谷曰我肉裡生肉名殊體

不殊元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爲
我須莫教聞老判自揣看何如據是豈貧道敢固必
尊翁喫與不喫耶

復子雲姚居士

諱元台

來論從着衣喫飯以真實功夫認貧道痛棒者翫之
似未知棒頭真實落處故亦未知着衣喫飯真實處
也若知棒頭真實落處則斷不作痛棒會亦不作着
衣喫飯會今問居士作甚麼會試通個消息來看

復通琳康居士

諱謙

來教云如夢得醒者則登覺岸矣何更借慈航哉雖

然第恐居士不能醒覺則未免業識所牽佛亦難度
況貧道耶故曰他人難用力自度自家身居士當自
勉之

復觀方王居士

諱鐸

接手論謂頂門三棒頗知痛癢者似錯認也未喫棒
前及今還痛也無若無則居士又作麼生會若會得
則徹本分事而本分事豈有間斷處哉若有間斷則
非本分矣故須徹本分循本分力行本分則自無間
斷矣

復登之王居士

來論謂儒魔羈繫勿能匍匐者則見居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既爲儒魔羈繫則凡有一事皆魔繫乃至苦海之脫彼岸之登皆魔繫矣况其他耶所謂毫釐繫念三途業因蓋於居士本分上着不得也且於居士本分中試道一句來看

復通頂朱居士

來翰謂晝夜思之甚有廢食忘寢而終隔千里者正古人謂舉心則差動念則隔也今乞令郎法名各爲行底欲知居士令郎歸宿但會得通頂行底自透頂透底則父亦在其中子亦在其中一切皆在其中歸

宿矣試問居士如何是其中事當明指個信來看

復金陵瑤草馬居士

諱士英

尊教自謂知見糾纏者乃預作之計正學道人所知障也若欲契本分則將從前所見所聞的盡情拋却向未聞未見無痛無血處開眼方徹本地風光始知貧道棒頭直指單提佛祖向上不從人得一着方可再來契棒且本地既徹爲甚更要契棒

復滇南白生木居士

諱增

來論藏跡芝山心閒雪巘者貧道看盡大地唯個居士所以世尊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又古德云舉頭

天外看誰是我般人何居士以芝山雪巘爲藏跡心
閒哉如云近僧道源五蘊塞胸者四大本空五蘊非
有更誰爲胸誰爲塞若離胸臆而求真心玄旨則賺
道源故貧道亦不敢以別法加道源分上須道源返
照自悟始得再示滇南僻在天末欲貧道飛錫遐荒
指迷發覆貧道固應從命但年逾從心之餘不能跋
涉伏惟原諒

復芝來呂居士

諱生吉

接教諭不能絕妄想清道念此以道念妄想打作兩
極故有祛妄飯真之說耳不知但於日用無第二人

用事則無妄想道念之可得豈容祛妄飯真存於胸
次哉故龐居士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諸頭頭非
取捨處處沒張乖若不如是居士當自勉旃

復袁道婆

法名行成

來書云千里同堂貧道祇恐非實證若果實證則一
心是佛回頭之岸亦剎語矣况可謂虛生人世而更
見女流之相哉若真要了生死須向一念未生時看
行也看住也看坐也看臥也看看到臥不是臥坐不
是坐住不是住行不是行乃至語默動靜了不可得
則一念未生全體自現那復見有男女形相所以龐

居士云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圓頭共說無生語是則豈特千里同堂正所謂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移於當念矣若未得到與麼田地切莫虛度光陰虛生人世一失人身萬劫難復勉之勉之

復嗣宗吳居士

詹居士來接手諭云承貧道兩掌者已錯了也更欲猛利直前究明此事又一錯了也何以貧道此兩掌初不打居士前後也若果要究明此事必須摸取此兩掌落處則不作直前直後會亦不作不前不後會

且道畢竟作甚麼會寄個信來相爲證明何如何如

復漳州曾居士

諱紹煙

來教謂現前赤條條地與貧道相見了者不妨說得相似第恐居士未徹在今指南歸出居士與伊札云欲得貧道法語以爲日用提撕貧道但錄龐公偈似居士自看偈曰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嘗圍繞鐵牛不怕獅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木人本體自無情花鳥逢人亦不驚心境如如只者是何慮菩提道不成然則居士自於日用簡點果能如是始得不然縱是龐公與貧道坐在居士腹中也難替居士着力

復倍之吳居士

諱應芳

來諭云乞師一切掃直下一鉗鎚者貧道但請居士自打一下看是什麼道理不妨再報貧道

與報恩玉林法侄

八月間有僧持辨魔說至上書送天童方丈數字老僧卽欲問此僧已去矣適病不及看今在山陰無事偶閱之你判中不無錯處大抵辨人之謬必自立於無過之地方可杜其反覆之口不可不慎今老僧忝爲你先輩不得不一點明你所謂高峰前番已悟後但打脫見地者大槩據上堂語不據疑嗣書也老僧

卽據上堂爲你斷之高峰上堂所提者正提枕子落地後安身立命之的旨至於奴郎不辨菽麥不分以下下是廣文變格令人叅悟故復舉觀真讚打破拖死屍句子也卽此可見前番之非大悟矣今你鑒定謂高峰前番旣悟豈不反惹人之駁哉故老僧囑汝之不可不慎也又致嚴居士書末云身有時毀者亦犯一嘗一無嘗之故你年力壯暴宜深造厚養勿輕易著書辨駁不惟招人之議亦自損其德因關老僧故苦口若此你當深思之

復康宇田居士并金陵諸護法

捧讀來諭以報恩事見召第貧道年已七十六歲衰朽不堪祇可任山待盡又安能奉

聖天子旨兼領諸大檀越之命也况稟質羸體無應世之才土音習重人多不解伏惟察情容任山修持以報

聖恩以遂初志則感德無涯矣

與朝宗恐上座

汝二番來懺悔固當曲從所請只因汝步步不肖請問六祖當年乞什麼人書得任曹溪此便是千百世下兒孫標榜故吾不敢曲從汝者亦爲千百世下標

榜故也故欲汝深恩密想一行一步當爲後人之標榜者是我之本誓願也且曹溪開堂一味只以聰明之資說聰明之話者蓋世人做得出者多看得出者少我當要判刻之出也

復台州司理蔣居士

承命尊使與定水至接讀教諭貧道不棄有情以數言拔之者貧道豈敢但有一言相勸門下不自棄則不以止觀二字加貧道分上可見門下自戴重於須彌不向前後以作止觀矣

復日至詹居士

貧道賤軀自去夏病起至今翻覆不安故一日枯瘦
一日於新正廿四日退居天台通玄寺行步有所不
能奈何動便要跌去想不久住世矣此等狀尊价已
見之非貧道敢託言於居士分上也然總觀尊偈結
歸云頓棒纔叅生未前者覺有隔生之意亦似兩橛
未到古人道如蒿枝拂着落處在且此事莫道貧道
替居士不得直饒黃檗老漢再出頭來也替居士不
得况畫其像題兩句閒言語皆虛名而已故不敢奉
命承惠謝謝病筆不盡伏惟諒之

舉世

舉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
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雲門偈云我當時若見
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 師云我不似
雲門大驚小怪當時若見但向前以手加額云貓看
他面皮向甚處着他更擬議便與驀面一唾

舉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入地獄遂令阿難傳問汝
在地獄安否達云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樂佛又令
阿難傳問你還求出否達云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
云佛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達云佛既無入地
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 翠巖真云親言出親口

師云調達如世刁惡誣謗無罪之人平白陷人反自取陷不能取勝務須打個平交然則翠巖道親言出親口是點罰語是證明語

舉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至文殊云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菩薩入不二法門文殊問維摩摩默然文殊歎云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菩薩真入不二法門說是入不二法門時於此衆中五千菩薩皆入不二法門得無生法忍師云不二與默然廣慧爲諸人拈過一邊還見維摩做處麼當堂慵正坐全體本無餘

舉菴提遮女問文殊云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何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殊云其力未充師云却勞大士舉洞山於扇上書佛字雲岩見却書不字洞山又改作非字雪峰見乃一時除却師云猶有扇遮羞在我若見和扇燒却看者三個老漢面向甚處着

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肅宗命忠國師試驗三藏纔見師乃禮拜立於右師問汝得他心通耶藏云不敢師云汝道老僧卽今在甚麼處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去西川看競渡師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卽今在甚麼處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向天

津橋上看弄猢猻至第三次問藏良久罔知去處師
叱云者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 趙州因僧問大
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甚麼處州云
在三藏鼻孔裡後僧問玄沙旣在三藏鼻孔裡因甚
不見沙云只爲太近白雲端云國師若在三藏鼻孔
裡有甚難見殊不知在三藏眼睛裡 師云卽今若
有道在三藏眼睛裡因甚不見廣慧向他道非汝境
界

舉文殊令善財採藥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採無
不是藥却來白云無不是藥者文殊云是藥者採將
來善財乃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殊提起示衆云此藥
亦能殺人亦能活人 天童華云大小文殊被善財
換却眼睛 師云天童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殊不知
善財脚不穩被文殊驅使打初待文殊教令採藥却
好向道士且請息口

舉智者大師誦法華經至藥王品云是真精進是名
眞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見靈
山一會儼然未散 師云大小智者大似開眼說夢
舉布袋和尚嘗將布袋并破蓆一領於通衢往來布
袋內盛鉢盂木屨魚飯菜肉瓦石土木諸般或於稠

人處打開布袋內物撒下云看看 師云少賣弄

又一一將起問人云者個喚作甚麼 切莫換人眼

睛 或在通衢立有僧問和尚在此作麼 問得也

好 袋云等個人來 答得也奇 僧云來也 隨

他去也 袋於懷中取一橘子度與僧擬接 將謂

將謂 袋縮手云汝不是者個人 元來元來

舉忠國師因僧問如今和尚亦言卽心是佛諸方尊

宿亦言卽心是佛那得有異和尚豈合自是非他忠

云夫法有名異體同或各同體異因茲濫矣只如菩

提涅槃真如佛性是各異體同真心妄心佛智世智

是名同體異緣諸方錯將妄心便謂真心如人認賊

爲子又將世智稱爲佛智猶如魚目而亂明珠不可

雷同事須甄別僧問如何離得此過忠云但向汝身

心仔細返觀五陰十八界十二處一一推窮有甚麼

物僧云今向身心中仔細推窮無一法可得忠云你

壞身心相耶僧云身心性離寧有壞乎忠云你壞世

外更有物否僧云身心尚無外寧有物忠云你壞世

間相耶僧云世間相卽無相何用壞忠云若然者卽

免過矣 師云國師與者僧論得好正所謂譬諸琴

瑟箜篌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

舉昔有僧去覆船路逢一賣鹽翁僧問覆船路向甚處去翁良久僧又問翁云你患聾耶僧云你向我道甚麼翁云向你道覆船路僧云翁莫會禪麼翁云莫道會禪佛法也會盡僧云試說看翁挑起鹽僧云難翁云你喚作甚麼僧云鹽翁云有甚麼交涉僧云你作麼生翁云不可更向你道是鹽師云旣不可更向道是鹽且向道是甚麼來還有爲翁作王試出來與廣慧相見

舉昔有僧去叅米胡路逢一婆在庵僧云婆有眷屬麼婆云有僧云在甚麼處婆云山河大地若草若木

皆我眷屬僧云婆莫作師姑來麼婆云汝見我是甚麼僧云是俗人婆云汝不可是僧僧云婆莫混濫佛法好婆云我不混濫佛法僧云與麼豈不是混濫佛法婆云汝是男子我是女人豈是混濫師云若非者僧爭見得好婆

舉南泉云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如今不免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師云南泉希圖本分不知翻成分外

舉大梅示徒云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客聞鼯鼠聲

乃云卽此物非他物汝善護持吾當逝矣 寶峰文
云旣非他物是甚麼物 地藏恩云甚麼語話 師
云將謂無人證明

舉大隨因僧辭隨問甚處去僧云峨嵋禮普賢去隨
豎拂子云文殊普賢總在者裡僧畫一圓相拋向背
後隨云侍者將一帖茶與者僧 師云者僧可謂出
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雖然如是將成九
仞之山猶欠一簣之土何故待他喚侍者將一帖茶
與者僧何不向他道也不消得

舉百靈和尚一日路見龐公乃問昔日南嶽得方句

曾舉向人麼公云曾舉來百云舉向甚麼人公以手
自指云龐公百云直是妙德空生也讚之不及公却
問百得方句是誰得知百便戴笠子而去公云善爲
道路百去更不回首 徑山杲云者個話端若不是
龐公幾乎錯舉似人雖然如是百靈輪他龐公一着
何故當時若無破笠遮却髑髏有甚面目見他龐公
師云百靈若無徑山直饒戴破笠子也無出頭分
舉臨濟問寺主甚麼處去來主云州中糴黃米來濟
以拄杖畫一畫云還糴得者個麼主便喝濟便打次
典座至濟乃舉似典座座云寺主不會和尚意濟云

你又作麼生座禮拜濟亦打 師云臨濟大師瞞他
一點不得且甚麼處是瞞不得處乃拈拄杖云棒頭
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裡看遂擲拄杖云看

舉臨濟半夏上黃檗問訊見檗看經云我將謂是個
人元來是個淹黑豆老和尚任數日乃辭去檗云汝
破夏來不終夏了去濟云某甲暫來禮拜和尚檗遂
打趣令去濟行數里疑此事却回終夏 師云直令
天下人疑殺

舉六祖謂門人云吾歸新州汝等速治舟楫門人云
師從此去早晚却回祖云葉落歸根來時無口 五

祖演云祖師恁麼道猶欠悟在 師云五祖恁麼道
還端的也無

舉三聖道我逢人卽出出卽不爲人興化道我逢人
卽不出出卽便爲人 師云古今拈提未有出他圈
續金粟路見不平每人與二十棒更與二十棒待打
個人

舉藥山尋嘗不許人看經一日自將經看僧問和尚
不許人看經爲甚却自看經藥云我只要遮眼僧云
某甲學和尚看得麼藥云你若看牛皮也須穿 師
云藥山豈只遮眼直得通身裹却者僧若看豈止牛

皮須穿直得撞破乾坤始得不被瞞却

舉德山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爲甚打某甲山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師云古今拈提者極多錯會者不少殊不知德山出一計要尋知己者僧若是敵手待他打時但接棒輕輕推一推不唯絕斷他後來葛藤管者老漢必也全身遠害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八終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九

嗣法門人通雲編

拈古

舉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拈云文殊大似認影迷頭世尊也是脚跟不着地

舉阿難尊者問迦葉云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個甚麼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着 拈云阿難自討得個忙

舉三祖商那和修問龜多尊者汝年幾耶云我年十

七祖云汝身十七耶性十七耶者云師髮已白爲髮
白耶心白耶祖云我但髮白非心白爾者云我身十
七非性十七 拈云大小祖師話作兩橛

舉龍樹大士見迦那提婆來先令侍者將一碗水置
面前迦那提婆見乃取一針投之樹繇是大喜 拈
云迦那提婆刺腦入膠盆卽今莫有救得者麼若也
救得還我頭來

舉般若多羅尊者路行次或有人問汝行何急乃云
汝行何慢又問汝姓甚麼乃云與汝同姓或凡或聖
人莫能測 拈云大小祖師被路人換却眼睛

舉神會到思和尚處思問甚處來云曹溪思云曹溪
意旨如何會振身立思云猶帶瓦礫在云和尚此間
莫有真金與人麼思云設有與汝向甚處着 拈云
諸禪德神會恁麼也不無見處因甚思和尚道猶帶
瓦礫在當時合下甚麼語免爲點罰何不待伊道曹
溪意旨如何但向道合取狗口伊若擬議驀面一唾
便行豈不俊哉乃振身而立可謂隨邪逐惡更云和
尚此間莫有真金與人益見不唧溜然則卽今莫有
振身而立者麼廣慧要與伊三十棒且道是賞伊罰
伊

舉瀉山石上坐仰山侍立次忽鴉銜一柿落在面前
仰取柿拭過呈似瀉瀉云子甚處得來仰云此是和
尚道德所感瀉云汝也不得無分卽分半與仰 玄
沙云大小瀉山被仰山一坐至今起不得 拈云玄
沙祇知瀉山被仰山一坐至今起不得竟不知仰山
被瀉山半個柿子塞却咽喉至今轉氣不得

舉南泉云道個如如是變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
中行 拈云且道南泉恁麼道意在於何 歸宗云
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 師云者漢又恁麼去也
舉大川和尚有江陵僧叅川云幾時發江陵僧提起

坐具川云謝子遠來下去僧便出川云若不恁麼爭
知眼目端的僧拊掌云苦殺人幾錯判諸方老宿川
肯之僧舉似丹霞霞云於大川法道卽得於我者裡
卽不然僧云未審此間作麼生霞云猶較大川三步
僧禮拜霞云錯判諸方底甚多洞山聞云不是丹霞
難分玉石 拈云洞山老漢失却一隻眼須知者僧
禮拜不是好心只是後來少一轉語前話不圓所以
遭人簡點當時待丹霞云錯判諸方底甚多但拊掌
笑云者老漢大似不打自招如此則任是老丹霞也
未免疑着

舉二祖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
德山繪和尚云至道最難須是揀擇若無憎愛爭
見明白 拈云者兩個老古錘同行不同步同得不
同失指望盡力扶持至道殊不知一個被無難等蓋
却一個被最難等蓋却至今無有出頭處更說甚麼
明白山僧恁麼批判衆中莫有傍不甘者道他明白
且道甚麼處是明白處試出來對衆指出看

舉趙州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
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裡諸人作麼生護惜時有僧問
既不在明白裡護惜個甚麼州云我亦不知云和尚

既不知爲甚麼道不在明白裡州云問事卽得禮拜了
退 拈云大小趙州大似推惡離已何不與本分草
料

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
領布衫重七斤 拈云我不似趙州委曲如有問萬
法歸一一歸何處劈脊便棒不惟直截抑且免致伊
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躲躲根

舉雲門問直歲今日作甚來云刈茅來門云刈得幾
個祖師云三百個門云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家杓
柄長西家杓柄短作麼生歲無語門拈拄杖打 徑

山杲云直歲無語有三百個祖師證明雲門令雖行
要且棒頭無眼 拈云借乎徑山不與山僧同時若
同卽代雲門與伊一頓何以要知雲門棒頭有眼
舉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能得見乃至三度
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能得見而來白
佛佛云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普眼於
是纔起一念便見普賢向虛空中乘六牙白象 雲
居舜云諸仁者且作麼生會雲居道普眼推倒世尊
世尊推倒普眼且道普賢在甚處 拈云雲居恁麼
道未免傍觀者哂乃召衆云誰是傍觀者

舉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見五髑髏乃敲
一髑髏問耆婆此生何處云生人道又敲一云此生
何處云生天道又別敲一髑髏云此生何處耆婆罔
知生處 拈云世尊大似有先鋒無殿後待耆婆罔
知處便好也與一敲何故不見道先以定動後以智
拔

舉勝思惟梵天問不退轉天子云天子我嘗於此佛
國土不曾見汝天子云梵天我亦不曾於此國土不
曾見我 拈云者二漢各自分疆立界各各不相見
各各自稱尊殊不知傍觀者醜乃召大衆云金粟恁

麼告報諸人還覺慚愧麼

舉石曰叅馬祖祖云甚處來云烏曰來祖云烏曰近日有何言句曰云幾人於此茫然祖云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曰乃上前三步祖云我有七棒寄打烏曰你還甘否曰云和尚先喫某甲後甘 拈云我作馬祖便與一棒看者漢作麼合殺

舉龐居士問馬祖不昧本來人請師高着眼祖直下覷士云一種沒絃琴唯師彈得妙祖直上覷士乃作禮祖歸方丈士隨後入云弄巧成拙 拈云我作馬祖待他道不昧本來人請師高着眼臂眷便打他更

道一種沒絃琴唯師彈得妙乃連棒打出何故免伊向弄巧成拙處坐地

舉茱萸示衆云你等諸人莫向虛空裡釘橛時有僧出云虛空是橛萸便打僧云莫錯打某甲萸便歸方丈 拈云茱萸當時打者僧果錯不錯若錯爲甚歸方丈若不錯爲甚歸方丈大衆試斷看復云疑殺人舉瀉山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右脇書五字云瀉山僧某甲此時若喚作瀉山僧又是水牯牛若喚作水牯牛又是瀉山僧且道喚作甚麼卽得 拈云瀉山大似不打自招復云還知金粟落處

麼

舉黃檗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啗酒糟漢與麼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裡無禪師麼時有僧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 拈云黃檗大似龍頭蛇尾當時待者僧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和聲便打更若擬議劈脊打出却恁老婆可謂酒糟太多

舉瀉山問仰山甚處來仰云田中來瀉云田中多少人仰插鋤叉手而立瀉云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茆仰云鋤而去 拈云我若作仰山待瀉山問田中多少

人便乃出不惟截斷瀉山後來老婆教伊討鼻頭不着亦乃作天下人榜樣

舉仰山夢往彌勒內院居第二座有一尊者白槌云今當第二座說法仰起白槌云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 拈云古今尊宿都向仰山白槌處拈提殊不知仰山當時刺腦入膠盆被尊者白槌云今當第二座說法腦門粉碎了也若拂袖便行直令一院聖衆疑着猶更白槌逐塊不少且當時聖衆散去是聽仰山散去不聽仰山散去抑仰山入內院居第二位是夢耶不是夢耶若是夢瀉山因甚道子已

登聖位今日有爲古人作主者試出來與金粟相見
舉靈雲見桃花悟道有頌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
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而今更不疑舉
似瀉山山云從緣得入永不退失汝善護持次舉似
玄沙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徑山杲
舉古今拈提了云一家有事百家忙 拈云說甚一
家有事百家忙直是一盲引衆盲

舉南源明禪師因洞山叅方上法堂明云已相見了
也山便下去明日却上問云昨日已蒙和尚慈悲不
知甚麼處是與某甲相見處明云心心無間斷流入

於性海山云幾合放過 拈云天童若作南源待洞
山云不知甚麼處是與某甲相見處便劈脊棒免致洞
山道幾合放過

徵古

舉洛浦久爲臨濟侍者濟嘗稱臨濟門下一隻箭誰
敢當鋒浦一日辭濟濟問甚處去浦云南方濟以拄
杖畫一畫云過得者個便去浦喝濟便打浦禮拜濟
明日陞堂云臨濟門下有一赤稍鯉魚搖頭擺尾向
南方去不知向誰家壑甕裡淹殺 徵云者便是第
一個學喝底榜樣且如臨濟以拄杖畫云過得者個

便去合作麼免得他打及免向人家壑窵裡淹殺
舉僧問灌溪久嚮灌溪到來只見漚麻池溪云汝只
見漚麻池要且不識灌溪僧云如何是灌溪溪云劈
箭急玄沙云更學三十年未曾禪 徵云且甚處是
灌溪未曾禪處具擇法眼者試斷看
舉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
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雲門偈云我當時若見
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 徵云諸仁者
世尊還有過也無若有甚麼處是世尊過處若無雲
門恁麼道意旨如何試簡點看

舉世尊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唯有
一女子近佛坐入於三昧文殊白佛云何此女得近
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
汝自問之文殊遶女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
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
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
出此女定須更罔明從地湧出作禮世尊勅罔明出
罔明却過女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 徵
云出得出不得且置作麼生是底定
舉德山問龍潭久嚮龍潭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

潭云子親到龍潭山乃作禮 徵云旣曰潭又不見龍又不現因甚道子親到龍潭且甚麼處是親到處試斷看

舉世尊因文殊在門外立乃云文殊何不入門來殊云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 徵云門外人門則且置喚甚麼作門

舉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坐外道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 徵云世尊據坐外道未嘗據坐且甚麼處是外道入處舉龐居士到芙蓉山太毓禪師處毓行食與居士士

擬接毓縮手云生心受施淨名早呵去此一機居士還甘否士云當時善現豈不作家毓云非關他事士云食到口邊被他奪却毓乃下食士云不消一句徵云祇如居士道不消一句且是食到口邊耶是被他奪却耶具眼者試定看

舉世尊因黑瓜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華兩株來供養佛佛召云仙人志應諾佛云放下着志遂放下左手一株華佛又召仙人放下着志又放下右手一株華佛又云仙人放下着志云世尊我今空身而在夏教放下個甚麼佛云吾非教汝放捨其華汝當放

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却無可捨處是汝
免生死處梵志於言下悟無生忍 徵云旣捨六根
六塵六識可謂俱捨甚麼處是無可捨處是免生死
處又喚甚麼作無生忍而言悟乎

舉六祖因風颺刹旛動有二僧對論一云風動一云
旛動往復未曾契理祖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
心動二僧竦然 徵師高呼大衆衆皆舉首遂舉拂
子搖曳云且道風動耶拂動耶心動耶

舉六祖謂門人云吾歸新州汝等速治舟楫門人云
師從此去早晚却回祖云葉落歸根來時無口 徵

云且道祖師爲門人答話耶說道理耶

舉阿難白佛言今日出城見一奇特事佛云見何奇
特事難云入城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總見無管佛
云我昨日入亦見一奇特事難云未審見何奇特事
佛云我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時亦見樂人
作舞 徵云阿難與世尊所見還有優劣也無若無
世尊與阿難所見不同若有利害在甚麼處

舉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三祖云今日始知罪性不
在內外中間如其心然 徵云一人覓心了不可得紹
祖位一人一切如心紹祖位是同是別若別則不應

相紹祖位若同爲甚一人有心一人無心諸人試簡點看喚甚麼是心喚甚麼是無心

舉鹽官會下有王事僧忽見鬼使來追僧告云某甲身充主事未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云待爲白王若許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不見至七日後復來竟覓其僧了不可得 徵云前頭鬼使因甚見後頭鬼使爲甚不見

舉南泉與杉山向火次乃云不用指東畫西本分事直下道將來杉以火箸插向爐內泉云直饒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又如前問趙州州遂畫一圓相中

心點一點泉云直饒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 徵云甚麼處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處復云且王老師在甚麼處作活計

舉杉山因普請擇蕨次南泉提起一莖云者個大好供養山云非但者個百味珍饐他亦不顧泉云雖然如是個個須嘗過始得 徵云祇如南泉道個個須嘗過始得是肯杉山不肯杉山若肯杉山又道非但者個百味珍饐他亦不顧若不肯爲甚道個個須嘗過始得

舉睦州喚僧云大德僧回首州云擔板漢 徵云且

道睦州賞伊罰伊若道罰伊者僧喚既回首甚麼處是擔板處若道賞伊睦州因甚道擔板漢諸人也須簡點始得莫學矮子看戲好

舉水潦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乃當胸踏倒潦大悟起來拊掌呵呵大笑云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毫頭上一時識得根源去乃作禮而退住後示衆云自從一喫馬師踏直至如今笑不休 蔣山泉云忽然瞥地更是好笑 徵云只如蔣山道忽然瞥地更是好笑且道在那個分上若有人道得許伊瞥地好笑

別古

舉世尊與阿難行次見一古佛塔世尊便作禮難云此是甚麼人塔世尊云過去諸佛塔難云過去諸佛是甚麼人弟子佛云是吾弟子難云應當如是 別云廣慧若作阿難待世尊道是吾弟子但問佛是甚麼人弟子待世尊擬開口時便乃作禮却謂應當如是隨風倒柁豈是丈夫

舉昔有外道問一入定僧輪王衆生種非佛非羅漢不受後有身是甚麼義僧便入定問彌勒彌勒爲答了却出定語外道云譬如陶師埴埴成器 別云廣

慧則不然見他道輪王衆生種非佛非羅漢不受後
有身是甚麼義只向他道親言出親口

舉肅宗帝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忠云與老僧
造個無縫塔云請師塔樣忠良久云會麼云不會忠
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請此事請詔問之帝後詔
源問源乃頌云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
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 別帝於國師良
久處云會麼但問道恁麼則不必更造也不惟不虛
供養國師要且截斷國師詔耽源云云 保寧勇云
非父不生其子師云殊不知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

衰 別耽源呈頌處但展兩手云請陛下鑒恁麼稍
不辱其父耳

舉忠國師問南泉甚處來云江西忠云還將得馬師
真來不云祇者是忠云背後底聲泉休去 別云待
伊道還將得馬師真來不轉身便行不惟教許大國
師討鼻頭不着抑使國師免向面前背後作活計

舉忠國師問紫璘供奉大德所蘊何業云青龍疏忠
云是金剛經麼云是忠云經文最初兩字喚作甚麼
云如是忠云是甚麼奉無語又問城南草作何色云
作黃色忠乃問童子城南草作何色云作黃色忠云

祇者童子亦可簾前賜紫對御談玄 別待他道經
文最初兩字喚作甚麼并問城南草作何色但問道
大小國師竊語作麼他若更言便震威一喝而行
舉雪竇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以無
風浪興爾若辨得禍不入慎家之門 別云者龍頭
蛇尾漢錯下註脚乃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衲
僧得一以無風浪興以拄杖一時趁散

舉睦州因西峰長老至茶次問長老今夏在甚麼處安
居云蘭溪州云有多少衆云七十來人州云時中將
何示徒峰拈起柑子州云着甚麼死急 別拈柑處

云老老大大猶問在復代着甚麼死急處云眞善知
識瞞一點不得

舉臨濟侍德山次山云今日因濟云者老漢竊語作
麼山便打濟掀倒禪床 別濟掀倒禪床處若作臨
濟拽禪床驀面擲可謂得人一半還人一馬但掀倒
禪床大似不柰船何打破舟耳

舉洞山因秦首座喫菓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
拄地黑似漆嘗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你道過在
甚麼處座云過在動用中山令撥退菓桌 別首座
拈起菓子云賓主歷然洞山若再擬議掀倒菓桌便

行

舉僧問灌溪久嚮灌溪到來只見漚麻池溪云汝只見漚麻池要且不識灌溪云如何是灌溪溪云劈箭急 別云灌溪雖拽轉人鼻孔爭奈惹人情見何不待伊問如何是灌溪劈脊便打

舉僧問石霜咫尺之間爲甚不覩師顏霜云我道徧界不曾藏僧後問雪峰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峰云甚麼處不是石霜僧回舉似霜霜云者老漢着甚麼死急 師云雪峰石霜大似勞而無功乃別云忽有人問咫尺之間爲甚不覩師顏驀面便唾若問徧界

不曾藏意旨如何劈脊便棒復云好不識羞

舉僧問龍牙十二時中如何用力牙云如無手人行拳 石門聰云道卽太煞道只道得一半乃云如無舌人解唱歌始得 別云石門也只道得一半直須通身如舌手始得

舉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峰以拄杖畫一畫云在者裡僧復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踣跳上三十三天築着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 別云古今皆謂二老作家善能通變殊不知弄巧成拙忽有問十

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只向道
看脚下

代古

舉維摩因須菩提持鉢到乃取鉢滿盛香飯謂須菩
提曰若能於法等者於食亦等乃至入諸邪見不到
彼岸住於八難不得無難同於煩惱離清淨法汝得
無諍三昧一切衆生亦得是定其施汝者不名福田
供養汝者墮三惡道爲與衆魔同一手作諸勞侶汝
與衆魔及諸塵勞等無有異於一切衆生而有怨心
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滅度汝若如是乃可

取食須菩提聞此茫然不知以何答置鉢欲去 代
云廣慧若作須菩提但擎鉢舞躍而出

舉大義禪師問諸碩德云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爲道
有對云知者是義云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何謂
知者是有對云無分別是義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
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有對云四禪八定是
義云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得四禪八定是耶時舉
衆杜口 代云和尚面皮厚多少

舉僧問歸宗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宗敲鼎蓋三下云
還聞麼云聞宗云我何不聞僧無語宗以棒趁下

代僧無語處撫掌云某甲聞和尚不聞代以棒趁下處但接棒輕輕推一推云學人不敢重煩和尚舉僧謂趙州云某甲從長安來橫一條拄杖不曾撥着一人州云自是大德拄杖短僧無語代云某甲罪過不意輕觸和尚

舉僧叅趙州州問甚處來云南方州云佛法盡在南方汝來作麼云佛法豈有南北州云饒汝從雪峰雲居來也只是個擔板漢僧無語代云若不是某甲被和尚遮却

舉仰山攜一杖子僧問甚處得仰山拈向背後僧無

語代以手鼓掌笑云今日識得和尚

舉末山尼了然因僧到叅然云太繚纒生云雖然如是且是師子兒然云既是師子爲甚被文殊騎僧無對代震威一喝伊再動靜掀倒禪床便行

舉洞山問德山侍者從何方來云德山來洞云來作甚麼云孝順和尚洞云世間甚麼物最孝順者無對代云唯其最孝順或云作麼孝順直道吾嘗於此切

舉乾峰問衆云輪迴六趣具甚麼眼衆無對代云具輪迴六趣眼

舉僧叅聖壽嚴嚴補衲次提起云山僧一衲衣展似
衆人見雲水請兩條莫教露針線快道僧無對 代
云請和尚放下卽道待伊放下却自提衣而出
舉僧問招慶匡禪師如何是提宗一句慶云不得昧
着招慶僧禮拜起慶云不得昧着招慶囑汝作麼生
是提宗一句僧無對 代云學人自領去

舉世尊將諸聖衆往第六天說大集經勅他方此土
人間天上一切憊惡鬼神悉皆集會受佛付囑擁護
正法設不赴者四大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旣集
會已無有不順佛勅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惟一魔

王謂世尊云瞿曇我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
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 代世尊云唯汝欸
分明

舉世尊因者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見五髑髏乃敲
一髑髏問云此生何處者云生人道世尊又敲一云
此生何處者云生天道世尊又別敲一髑髏云此生
何處者婆罔知生處 代耆婆但云生佛處世尊若
擬議時便與震威一喝呵呵大笑而行

舉達磨初至梁因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
廓然無聖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帝不領悟 代云

不枉西來

舉忠國師因虞軍容問師住白崖山如何修行師喚童子以手摩頂云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向後莫受人瞞軍容無語 代云不問那知

舉無着到五臺文殊陪喫茶次殊拈起玻璃盞問南方還有者個麼云無殊云尋常將甚麼喫茶着無對 代卽以盞蓋口擲云只將者個

舉鶴林素禪師因僧敲門林問是甚麼人云是僧林云非但是僧佛來也不着云佛來爲甚不着林云無汝止泊處 代當時打破門行

舉荷澤神會禪師到思和尚處思問甚麼處來會云曹溪思云曹溪意旨如何會振身立思云猶帶瓦礫在會云和尚此間莫有真金與人麼思云設有與汝向甚麼處着 代猶帶瓦礫在處但作噓噓聲代設有與汝向甚麼處着云元來元來

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肅宗命忠國師試驗藏纔見師乃禮拜立於右師問汝得他心通耶藏云不敢師云汝道老僧卽今在甚麼處藏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去西川看競渡師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卽今在甚麼處藏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向

天津橋上看弄獼猴至第三次問藏良久罔知去處
師叱云者野狐精他心通在甚麼處 代三藏罔知
去處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寐語代國師叱藏處
云重言不當吃復云却是和尚善他心通

舉昔有官人入鎮州天王院觀神像因問院主此是
甚麼功德云護國天王官云只護此國徧護餘國云
在秦爲秦在楚爲楚官云臘月二十九日打破鎮州
城天王向甚處去主無對 代云官人切莫造反復
云今日得官人作證

舉昔有持鉢僧至長者家偶爲犬傷長者因問龍披

一縷金翅不吞大師全披法服爲甚却被狗咬 代
云却是者畜生具眼

舉南泉典座辦兩分食詣園中管顧園頭食時展鉢
次忽有念佛鳥鳴園頭乃敲鉢一下又鳴再敲一下
鳴旣住頭乃問典座會麼座云不會又敲一下 代
云敲卽任你敲會卽我不會

舉昔有僧還魂云冥中見地藏遂問其平生修何行
業某云念法華經藏云止止不須說爲是說爲是不
說某無對 代爲是說爲是不說處云當時與一喝
復於某無對處云且喜汝果得還魂

舉昔有老宿問座主疏鈔解義廣畧如何王云鈔解
疏疏解經宿云經解甚麼王無對 代云和尚不得
重加箋釋

舉南泉云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時有僧出
云某甲買泉云不作貴不作賤你作麼生買僧無對
代云恰好

舉鹽官一日喚侍者將犀牛扇子來者云破也官云
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 代向前云來也
舉鹽官問一座主蘊何經云華嚴經官云華嚴經有
幾種法界云畧言有四廣說則重重無盡官豎起拂

子云者是第幾種中收主無對 代云却請和尚收
起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得不揀擇州
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云此猶是揀擇州云田庫奴
甚麼處是揀擇 代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聲者老
漢更若擬議一喝便行

舉陸亘大夫因南泉遷化來吊慰院王問大夫何不
哭云院主道得亘卽哭王無對 代云蒼天蒼天
舉馮山問仰山甚處來仰云田中來馮云田中多少
人仰插鋤叉手而立馮云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茆仰

拽鋏而去 代馮山待仰山拽鋏而去隨劈脊一棒
云且道賞你罰你若能如此馮仰宗旨不致寂寥
馮仰山指雪獅子云還有過得此色者麼衆無對
代但騎却雪獅子

舉洞山因泰首座喫菓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
拄地黑似漆嘗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你道過在
甚麼處座云過在動用中山乃令掇却菓子 代但
打掇菓子者待洞山動靜便與一喝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九終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十

嗣法門人通門編

頌古

世尊初生

纔出胞胎脫體彰指天指地爲人揚引他無限癡男
女天上人間沒處藏

世尊勅阿難持鉢

佛佛儀容要現前瞿曇爲說老婆禪可憐慶喜慙懣
去猶待人呼倒刹竿

世尊拈花

世尊脫體風流迦葉渾身賣俏當時百萬人天只見拈花微笑

女子出定

出得出不得無在無不在女子與瞿曇靈山元一隊君不見臺山路口驀直婆明州市裡懸布袋

楞嚴經世尊於大眾中舒金色臂摩阿難頂告示阿難及諸大眾有三摩提各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

大慈世尊真大慈舉手以摩阿難頂咸作哀憐攝受看幾人能此發深惺

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若能推者卽是汝心則是認賊爲子修山王云若能推者不是汝心則是認賊爲子

如今推也是子是賊度體裁衣短長自識

若能轉物卽同如來

若能轉物卽如來黃面瞿曇好掌腮未舉已前先薦得翻身獨步上天台

圓覺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設妄心亦不息滅
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

明明見了非他見了了嘗知無別知山月如銀牽老
典閒行不覺過峰西

法華經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
能測佛智

如何是佛智共汝謾商量人貧覺智短馬瘦見毛長
咦嘻咄叅

此經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深固幽遠無人能到
你知我不知我到你不到彼此自分明咄哉黃面老

金剛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
如來

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衲僧若恁麼何曾摸着鼻
經首題火字

以字不成八字錯碧眼胡兒難註脚我土聰明人強
名天將夫子爲木鐸

維摩默然

居士何曾是默然文殊不二妄加呈白雲影裡怪石
露只可惺惺不可名

七賢聖女遊屍陀林

陰陽不涉閒田地叫不應山何處所突然伸出個拳頭無根樹子花朵朵

舍利弗入城遙見月上女出城

僧女相逢在市廛交頭接耳語喃喃月上女太無端如他去也甚何堪

迦葉召阿難

金襴傳外別何傳慕召阿難似可堪倒却門前剎竿着阿難依舊被他謾

傳大士見梁武帝不起

大小傳大士一欸便成招雖然身不動爭奈舌頭搖

傳大士披衲頂冠靴履見梁武帝

道冠儒履佛袈裟無限平人被此遮三事問來三指破至今猶有眼生花

布袋和尚

一個破布袋袋盡大千界無奈渾身沒處藏却向人

前生捏怪

達磨面壁

老胡九年冷坐爭奈無人勘破我若當時看見劈脊

一拳打倒

三祖懺罪

滿身瘋恙滿身愁竟罪分明叵得繇從此通身都改
變正生瘋處正風流

五祖弘忍大師

誰是前身孰後身分明有口也難伸無端累彼周家
女疑殺世間多少人

道明禪師赴盧行者

妄將衣鉢便爲然不信端繇有悟緣盡力不能提得
起始疑衣鉢不虛傳不虛傳乞方便莫思惡今莫思
善正與麼時明上座那個分明本來面

忠國師三喚侍者

國師三喚出枯腸侍者連聲舉廣長負吾負汝重註
腳至今天下亂搏量

南嶽懷讓禪師

恁麼來今甚麼物不似一物還似屈堂堂直下用無
私後代兒孫施棒喝

青原行思禪師

聖諦不爲階不落還似情存捨兩頭臥龍若解翻身
轉始可全提向上籌

青原因僧問佛法大意云廬陵米作麼價

青原老喫廬陵飯米價猶來似不知端的見他何大

意莫教辜負兩行眉

馬祖三十年不曾少鹽醬

馬師說法足鹽醬盡十方人皆供養若是衲僧沾着唇一條窮命通身喪

百丈捲席

馬祖陞堂百丈捲席分明一貫兩個五百

馬祖卽心卽佛非心非佛

卽心卽佛非心非佛大小馬師舌頭無骨

馬祖不安

面月面晝夜嘗現孰信盲人却自能見

百丈野狐

不昧不落舌拄上臚一任諸人胡穿亂鑿

不落不昧聲出皮袋百丈野狐兩個一對

百丈再參馬祖

馬師喝下意非嘗百丈聾時據有方堪笑而今効顰者誰知黃檗舌頭長

女子哭上法堂

爺娘俱喪孰爲親大哭嗥咷苦獨身選日一時都葬却至今疑殺世間人

南泉牧牛

不如隨分納些些一種風流出當家兩角橫分開正
眼騰騰任運自生涯

南泉庄上喫油糍

偷喫油糍阿誰見你不說不知不識廉恥

南泉平嘗心是道

平嘗心是道南泉是王老日用事無餘全身入荒草

歸宗斬蛇

廬嶽宗師特異嘗險行惡道作慈航賺他無限癡男
女開眼堂堂入鑊湯

盤山云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云光境未忘復

是何物

忘不忘時境復何思量貧恨一身多可憐昔日王羲
之却寫黃庭換白鵝

東寺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劒去久矣爾方刻舟
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飽食高眠人不
識日從東畔又沉西

魯祖面壁

池陽老子本堂堂纔見僧來轉放光獨耀無私人不
薦翻爲面壁錯商量

龐居士叅馬祖

一口吸盡西江水多少行人作道理野老年來氣力
頽只顧早眠并晏起

龐居士無生話偈

男不婚女不嫁團團共說無生話無生話沒縫罅三
十山藤猶好打

龐婆入鹿門寺作齋

維那對衆要宣揚却自婆婆做一場梳插髻邊便歸
去闍黎不薦太茫茫

藥山石上坐次

不爲不開坐笑倒破窻墮有人來問我正好驀面壁

藥山陞座衆纔集便下座歸方丈師着語云看破
了也院主問其故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
得老僧師着語云看破了也

一看破二看破人人鼻孔下頭大珍重諸人摸取好
若摸錯時休怪我

藥山看經

梵語唐言總一般言端端更語端端要知遮得何人
眼試把牛皮仔細看

李翱見藥山

雲在青天水在瓶藥山無地可容身真金自是真金

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丹霞燒木佛向火

木佛燒來身體暖眉鬚墮落面皮光明明果報無藏處堪笑時人亂度量

瀉山踢倒淨瓶

百丈舉起少火瀉山直下看破翻身踢倒淨瓶壓倒華林首座

瀉山見劉鐵磨來云老特牛汝來也磨云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瀉放身作臥勢磨便出去一似戲話一似相罵得人一牛還人一馬作臥便行

可知禮也

瀉山問仰山終日與子商量成得甚麼邊事仰空中畫一畫瀉云若不是吾終被汝惑

忙忙空裡畫一畫寂子已被瀉山惑一畫瀉山不受瞞千古萬古堪爲則

黃檗在鹽官殿上禮佛

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握血要知不着佛法僧所得試看血痕何處出

裴相國拓佛安名

佛之一字繇來覺馬字驢名總一般了知性字原無

我喚着東西便喜歡

子湖看狗

子湖一隻狗取人足心首未見忽聞名渾身覺一口

白馬曇炤禪師

一生叫快活臨終却叫苦拈起枕头時大蟲元是虎
珍重諸人切忌莽鹵擬議商量東秦西魯

陸巨大夫問南泉天地同根話

天地同根物一體黃鶯啼在深花裡可憐大夢未醒
人空聽好音迷自己

夾山叅船子

離鈎三寸如何道一橈打入洪波跳忽覺來時自點

頭

請續此句

趙州問南泉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云山前檀
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州云謝師指示泉云昨夜

三更月到牕

擎頭戴角果軒昂趙老當頭奪父強知有底人何處
去月明依舊炤寒牕

趙州四佛

泥佛不度水堪笑趙州賣口嘴金佛不度爐丈夫誰
肯受糊塗木佛不度火靚面何曾辜負我真佛內裡

坐無限平人多蹉過

庭前栢樹子

趙州栢樹子撐天兼拄地頂門眼豁開我却不是你

趙州密密意

冷地分明事極精等閒觸着便生情閑時事着忙時用會處應教用處親

趙州喫茶去

逢人豈是閒開口堪笑都從語脉走留坐喫茶珍重去到底未聞獅子吼

趙州洗鉢話

喫粥了也洗鉢去大似茫茫無本據有本據其僧自是無藏處

趙州狗子無佛性

狗無佛性全提正令擬議思量錯過窮命

臨濟三頓棒

連打三番不展眸更饒一撥始昂頭築拳鼓掌威聲甚虎尾虎頭通併收

臨濟枉遭三頓棒累及兒孫恨不消一報到頭還一報至今代代不相饒

最喜當仁不讓人築拳鼓掌絕疎親可憐千百年前

事直至如今有幾人

臨濟凡見僧入門便棒便喝

祖令全提繼後踪示徒端不在從容棒頭擊起隈岩
虎霹靂轟騰臥海龍

臨濟兩堂首座同時下喝

一條拄杖兩人扶試問諸人會也無滿目堂堂通是
漢幾個男兒是丈夫

大隨隨他去

壞亦壞今隨亦隨幾人於此轉猜疑山僧爲汝分明
說壞壞隨隨個是誰

陳操尚書登樓勘僧

羅籠不任喚無回猶是憨憨強主哉授着返身驀頭
擲衲僧行脚眼方開

德山叅龍潭

潭不見龍不現親到龍潭遭一箭紙燈吹滅眼方開
棒上縱橫光焰焰

洞山解制

不出門草出門草大丈夫兒通路倒隨流任運本來
身徧界莫非無價寶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衲僧孔竅云十八女兒不繫

撰述

密雲禪師語錄卷十

三

裙

倒腹傾腸說與君不須疑慮更紆紛衲僧孔竅無遮
藏十八女兒不繫裙

令遵井索話

欲籬木杓錢貫井索伶俐衲僧都來拋却丈夫自有
衝天志萬里天邊飛一鶚

投子大同禪師因僧問月未圓時如何子云吞却
三個五個云圓後如何子云吐却七個八個

要吞便吞要吐便吐投子投子圓前圓後

投子因僧問和尚住此山有何境界云了角女子

白頭絲

人來相問山何境徹底從頭舉似伊急着眼莫遲疑
了角女子白頭絲喫

投子指菴前石

投子布出漫天網雪峰走入伊圈套當時一徑轉身
行却使投子也疑我

仰山指雪獅子

捏聚成形人競觀仰山指示有來端要知逾過此色
者普請諸人試自看

仰山因僧思邨問禪宗頓悟入門的意如何話

支那

密雲禪師語錄卷十

七

凡聖初無有二倫返思思底許誰親相逢盡道休官
去林下何曾有一人

米胡和尚令僧問仰山今時人還假悟也無仰云
悟卽不無爭奈落第二頭胡深肯之

迷悟都來第二頭個中唯悟可爲儔若還一息不繇
悟觸境依前隨事流

三角菴王因賊魁索寶震威喝之遂遇難

僧家所蓄非嘗珍特貴人間解濟人縱遇克人無異
志真真真寶真果真

興化上堂一喝不作一喝用話

虎驟龍驤作者機電光石火較猶危當陽喝下全身
現後代兒孫取次吹

三聖逢人卽出

興化與三聖一出不出君不見寒山拾得無處藏
只爲豐干太饒舌

無着五臺遇文殊

無着當年去五臺偶遇文殊接話陪前後三三多少
數筭來忽覺笑顏開

婆子拋兒

的子親兒撒手拋目前何物更籠牢堂堂大道乾坤

廓要在英雄意氣豪

一個親兒也不消光前絕後赤條條懂懂四海叅尋者認子爲娘當得麼

疎山大黃

有問冬來意京中出大黃若人吞下肚扁淨一條腸

南院赤肉團

壁立千仞赤肉團作家相見面相看分明太煞分明甚不是其人吐氣難

玄沙三種病人

三種病人作麼接諸方施設盡皆息若到吾門別有

長一棒打來都教徹

玄沙問文桶頭下山幾時歸云三五日沙云歸時有無底桶子將一擔歸文無對

從來一個無底桶無始劫擔到今時玄沙覲面爲提起無奈桶頭猶不知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云楚王城畔汝水

東流

楚王城畔水東流逐色隨聲那得休若是英靈出類者腰纏騎鶴上楊州

巖頭叅德山問是凡是聖

是凡是聖兩羅籠喝越乾坤海嶽空禮拜處還更一
擲洞老巖頭絕謂蹤

鹽官因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官云與我過淨
瓶來僧移淨瓶至官云却安舊處着僧送至本處
復來問官云古佛過去久矣

日用無非是本身隨聲逐色不相親覲面指呼猶不
薦今古何曾有二人

雪峰因入山採得一枝木其形似蛇於背上題云
本自天然不假雕琢寄長慶安安云本色任山人
且無刀斧痕

本無名與狀雕琢便成文直下猛提取用去自超群
百丈惟政禪師有老宿見日影透牕問牕就日日
就牕政云長老房中有客歸去好

牕就日日就牕不認物便認光覲面喚醒無別事頓
然獨脫好歸房

雲門日日是好日

日日是好日何處辨端的曝得老韶陽是甚乾屎橛
雲門看山

日裡看山夜間打眠西來祖意十萬八千
雲門透法身句

北斗裡藏身不必論疎親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雲門餠餅

相罵饒你接嘴相唾饒你潑水若是雲門餠餅切忌
咬他滋味

雲門須彌山

不生一念還有過焦面大蟲當路坐問着韶陽老古
錐須彌山子來遮我

雲門露

殺佛殺祖雲門露機輪絕處難回互文殊握劍逼如
來盡法無民誰解顧

雲門答諸佛出身處云東山水上行幻有和尚答
諸佛出身處云西河火裡坐

東山水上行西河火裡坐愧我總不知長伸兩脚臥
雲居膺禪師因僧在房內念經隔窗問闍黎念者
是甚麼經云維摩經膺云不問維摩經念者是甚
麼經僧從此悟入

閉戶悄悄靜念經誰知窗外有人聽重重及問念甚
麼始覺聲聲徹骨慙

不問維摩念甚經雲居徹底老婆心其間些子誦訛
處多少行人認識神

雲居何必話

何必不必兩人評出覲面當機攔腮劈脊

曹山井觀驢

井觀驢驢觀井珍重行人休認影龐公叅見馬大師
一口吸却西江盡

曹山因僧問子歸就父爲甚麼父全不顧山云理
合如是云父子之恩何在山云始成父子之恩云

如何是父子之恩山云刀斧斫不開
子歸就父父全不顧彼此兩忘浩然獨步

潞山有句無句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雙手劈開全身獨露樹倒藤枯
句歸何處大笑呵呵正好面唾

香林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云坐久成勞
西來祖意坐久成勞神光不會立雪齊腰

洞山麻三斤

如何是佛麻三斤洞山渾是一團筋說與世間人不
信無言童子笑忻忻

法眼因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云是曹源一滴
水韶國師聞已豁然

滴水還將滴水酬分明非馬亦非牛可憐逐浪隨流

者不見天台暗點頭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佛云杖林山下竹筋鞭

杖林山下竹筋鞭拈起元來手指尖放下莫嫌無覓處通身枝節自天然

五祖戒因僧問如何是佛云踏着秤鎚硬似鐵

踏着秤鎚硬似鐵啞子得夢向誰說淨名杜口於毘耶釋迦掩室於摩竭

智門蓮花

未出已出當面不識直指曲談蓮花荷葉

汾陽因僧問如何是西來意云青絹扇子足風凉

青絹扇子足風凉汾州用處不尋常龍袖拂開全體

現萬象明明絕覆藏

慈明因僧問如何是佛云水出高原

水出高原迥異流五湖四海不同儔滔滔流向人間去罕遇親曾到地頭

瑯琊答長水話

長水如是問瑯琊如是答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大愚芝因僧問如何是佛云鋸解秤鎚

鋸解秤鎚直截單提若人不曾別喚沙彌

楊岐三脚驢

三脚驢子弄蹄行騰騰步步契無生楊岐知你猶未
省湖南長老兩眉橫

楊岐問僧金剛圈你作麼跳栗棘蓬你作麼吞

巨海垂香餌漫天布網羅從他吞吐者我只笑呵呵

五祖演問僧倩女離魂那個是真的

不用求真唯須息見如何若何攔腮劈面

五祖演舉昔日有秀才著無鬼論一日鬼現身云

你道無我聿秀才無語祖云當時只舉手作鵝鵝

嘴云谷谷孤

說有道無徒費力現身無語較些些鵝鵝嘴也鵝鵝
啼百怪千妖總一家

五祖演展手問僧云因何喚作手

因何喚作手舉起便知有若也自顙預徒勞開口

佛果勤凡垂問學者擬議則一拳

從來佛法無多盡力當胸一拳頓令凡胎俗骨便成

大覺金仙

應菴示衆

盡力道不得底句不在天台定南嶽踏穿草履歸來
自笑錯下註脚

應菴問密菴如何是正法眼密云破砂盆

正法眼藏破砂盆蓋覆乾坤海嶽昏從上家私狼藉下代代兒孫一口吞

荆叟因癡鈍室中舉如何是佛答云爛東瓜

如何是佛爛東瓜笑倒叢林老作家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

婆子燒庵

正當與麼時驗賊不驗賊可憐者漢子將謂別商量師因侍者問洞山正偏五位偈旨乃云逐位念將來者朗誦云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

相逢不相識師打云還識麼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覲面更無真師打云還見麼正中來無中有路出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諦師打云合取口兼中至兩刃交鋒要迴避好手還同火裡蓮師打云還知落處麼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師打云落在甚麼處祇如人人盡欲出甞流折合還歸炭裡坐又作麼生師打云又恁麼去也者云請和尚各爲頌出師頌云

正中偏一棒當頭絕謂言直指分明人不會逐語生情墮正偏

偏中正一棒當頭全正令若人不會更尋思蹉過自家窮性命

正中來棒下無生擊處開離相離名全體現縱橫任運出塵埃

兼中至一棒當頭沒迴避自古當仁不讓人臨機各各全意氣

兼中到一棒當頭絕素皂任運相將只麼行誰更昏昏炭裡坐

師因閱大慧頌汾陽十智同真云兔角龜毛眼裡栽鐵山當面勢崔巍東西南北無門入曠劫

無明當下灰師云此頌只有當面二字間隔似乎兩橛不若壁立二字妥貼復閱覺範頌乃述一頌云

十智同真面目全行人不薦可生憐故將條棒當頭打直指同真與要玄

因衆禪者頌洞山尊貴話并着語呈師師乃着語云氣格生成復頌云

從來氣格自生然無位真人面目全若也有人來問我當胸劈脊祇麤拳

舉馮山云老僧百年後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

牯牛左脇書五字云瀉山僧某甲當恁麼時喚
作瀉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瀉山
僧自古至今答者不少老僧亦答云分身兩處
看復頌云

分身兩處看圓通無畔岸縱設萬億名難離這個漢
潘吳二道人以海底泥牛四句偈乞註解師云
余智識暗短不能詮釋但有六十棒在二十棒
打高峰和尚四十棒打二道人然後爲汝下個
註脚汝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不作棒會入地
獄如箭射更試問二道人合作麼生

海底泥牛銜月走空中木馬怒雷吼驀然跳上春梁
騎拍手呵呵笑破口

巖前石虎抱兒眠日炙風吹知幾年忽覺固然聲振
地翻身直過九重天

鐵蛇鑽入金剛眼一念回光卽便見見得分明沒兩
人依舊從前本來面

崑崙騎象鷺鷥牽約不後今推不前直下須明無異
旨莫隨言語亂鑽研

總頌

堪笑高峰老作家妄將四句驗龍蛇可憐逐語生情

者却向精中去取查

因諸禪者頌大隨覆龜話師亦頌云

已上都來逐物移並無一個自繇兒老僧若也當時
見一脚掀翻履與龜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十終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十一

嗣法門人通賢編

偈

北京寄怡泉師

嘗遊清澗泥懶走濁溪濱忽覩水中影方知崖上人
舉頭望明月明月炤吾身南北兩兄弟了然不隔塵
曹林講主問法華經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
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以偈答之

散亂順顛倒權爲古塔廟了達無煩惱法說轉顛倒
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一念未生前誰心誰佛道

瞠眼未瞌睡從言妙不妙

北京普照寺中秋夜韵

中秋明月照長安處處笙歌和賞觀獨有野人清徹
處爲緣翫久覺身寒

欲得不辜檀信施直須盡却我師恩赤手條條無一
物橫拈竹棒打兒孫

自勉

光陰瞬息莫虛刪時節因緣豈等閒一念萬年終不
改任他滄海變青山

途中

前程行不盡何地可爲居跨馬還驅馬騎驢又策驢

登金山

波中卓出始昂頭裂破長江兩道流隔岸紅塵飛不
到三三兩兩渡人舟

生徒

人生何所貴所貴持大志志大不吾欺浩然塞天地
悲哉世上人都爲名利使碌碌任他忙茫茫不知止

偶成三首

生不能事人死不能事鬼嗟見世間人哀送北邙裡
生已能事人死復能事鬼孔子與仲由嗚呼話將似

在世不同人出世焉同鬼惟我野僧家超然無况比
水西門庵示息機上人

未悟頭頭欲息機悟來息息露全機有人來問庵中
主向道門開對水西

秦駐山始皇廟

行到水窮山盡頭秦王計絕始心休誰知別有通方
路大海何曾止浪遊

龍池和尚命師代示明極極號元闡

老衲年來氣力頽對人有口也慵開汝歸莫向人前
道曾到荆溪見我回

明極看來無實法闡元識盡少人知驀然明暗都翻
轉脫體全身獨振威

偶觀龍池

昔日龍歸何處云此山開豁至於今池中水碧連天
碧空裡雲陰接地陰滿目神光清意趣通身爽氣暢
胸襟最憐影落澄潭浸反笑頭陀白髮侵

雪中送天隱和尚掩關

昨夜天花落青山雪作衣誰人知此意白日掩柴扉
龍池和尚送天隱掩關偈命師和

某甲分明沒啓關通身無處覓忙閑也無門進無門

出只麼堂堂任運間

和楊居士捕魚歌

野老貧無舟可繫
饒伊日月乾坤麗
天堂佛國通不
棲世出世間了
無寄無可求
安可利悲喜現
前奚有意不生
一念正全提
信步程途誰
論里沒絲牽
爭有住赤體條
條任來去騰
騰任運用無
功放曠逍遙
渾大費不叩
頭不踰尾縱
逸遨遊圖圖
底翻身抹過
太虛空大地
山河都踏碎
野人自不識
行踪一任閑
人言所佇

寄石梁陶居士

月到秋深滴露濃
岩前石菊正花紅
山僧盡日茆堂
睡長夢毘耶多口翁

辭衆

自知住處我無因
一鉢風流物外人
踏破乾坤誰是
伴草鞋藜杖逞閑身

善權寺三生堂

乘茲善力了前因
要顯三生卽一人
來到三生堂上
客此生應好悟無生

師出龍池天隱以偈請還山次韵答之

我無錫挿記秋冬
只麼相將任運中
固死窮途終道

路奚拘所任辱先宗達磨不占嵩山地不肯思追隻
履蹤歷盡天涯誰近遠一身雲水似飄蓬

師寓護生庵晚茶庵主指燈爲題師笑云吾非
詩人衆乞開示乃題

坐來茶罷已殘更王命爲題指燭燈笑裡有刀窺得
破光明越格始爲僧

師病目景西上人以知是空花卽無輪轉見問
答偈

嘗聞病眼見空花我病眼中不見他忽覺泪珠垂面
下方知病眼見無差

樵者求示

斫盡千山一擔挑三家村去買人燒中書堂事誰知
道六祖原來是古樵

雨阻東林閒步三笑堂因觀壁間王陽明先生
偈忽聞迅雷次韵

雨阻東林未上山誰知峰頂有蘭若遙觀峰石並參
差手指天地分上下不愛聖學不援儒不求佛道不
入社山僧與俗及朝官同是乾坤無避者大夢爲憐
醒者寡吾悲痛下泪欲瀉忽感天雷震法雷驚起龍
蛇若翻瓦

舟中次澹菴石田二居士韵寄復

野老乘幽興、味深那拘朝市與山林、密雲彌布大千界、一月孤明何處陰、石解惺時唯點首、維摩露處莫爲心、行來廣信傳千里、脉脉遙看報此音

秋日聞鴈聲寄示契如禪人

忽聞雲外鴻鴈叫、寄語禪人智者裁、欲證本來無一物、須知觸處契如來

章居士請問念佛因緣以偈示之

吾觀世上諸男女、念佛人多見佛稀、慙慙示語章居士不在東方豈在西

示聞圓居士

聞去聞聲聞是妄、返聞聞性也爲權、豁然聲性都翻却、兩耳門開向兩邊

辭宛委謝居士見勉掩關

堂堂一間屋、明明四無壁、堪笑老瞿曇、掩室于摩竭、爲石梁居士靜室作

頂破太虛空、踏穿海水底、何須菲蓋頭、風吹與雨洗、登會稽海口、大峰山頂兼似墨池王居士

行到山窮水際時、偶然句得半聯詩、滿口向人言不盡、謾將東海作書池

別石簣陶太史

花事紛紛春盡頭
杖藜隨意且悠遊
謝辭檀越何方去
萬里天涯一步收

次同叅慧轂輪韵

千里同風事何緣
嘆別離道人行履處
了了當如斯
月落樹無影
風清雲不馳
去來一片地
任運復誰之
同史省庵登山頂爲示

扶筇直上到峰顛
破衲和雲就石眠
睡到不知紅日落
醒來搔首問青天

過戒珠菴

策杖出幽行
興來身也輕
虎嘯山欲動
鳥起樹猶驚
菊晚新霜艷
秋深古木清
慙慙末後句
衲破戒珠呈
贈雲堂師

世間何物更堪憐
惟有白雲在處閑
來去高低曾不礙
了無痕跡落溪山

示出塵上人

莫除妄想莫求真
凡聖都盧祇一塵
信脚便行輕蹣破
了然無事自繇人

次盡我居士韵

野老欲吟詩
偶得天機趣
忽聞簷雨聲
滴滴驚人句

靜中偶成

自得忘機趣詩成不假言松風宣雅韻澗水吐清聯
我本無心聽伊何到耳傳只因吾獨惺物物皆靈然
次韵答滌塵二首

驀直誰來去孤踪孰遠離窮途無屋住雲霧作禪衣
滿目是青山何易復何難心外初無法步步在其間

山中四威儀

山中行沒途程嘗獨步了無生

山中住無來去莫動着中心樹

山中坐淨裸裸微風吹白雲裏

山中臥非懶惰有人問拳打倒

居山

乾坤一個故茆廬極目寥寥四壁虛但識此身爲住
計了無歸路自如如

一卷經看曾未了不知日已墜西冥悠然獨坐無人
會掀啓松窗待月明

擬寒山三首

野老棲遲處烟嵐作布裘雲開嶽露頂風鼓樹搖頭
徑僻苔封砌溪深草覆流年無客訪道日與鹿爲儔
策杖乘幽興穿雲入碧山不聞樵子語祇見鳥關關

日久石生鮮年多人起斑臨流清覽炤自覺也蒼顏
嗟見世間輩唯思積累多心猿忙似箭意馬走如波
勸爾不肯歇教吾爭奈何到頭將不去空手見閻羅

杖意

拄杖拈持力荷全條條絕後與光前堂堂直下當吾
用打發其人續正傳

偶成

青山疊疊萬重雲無事幽人不解文自拭一雙清白
眼笑看明月破黃昏

次予坦鄧居士放生偈韻

佛言嘗任法契悟無生是無生本無形何人何異類
當知諸衆生妄見生死二懼死愛貪生損他滋自己
故觀諸衆生不能如一子又復因貪生種種而不已
財爲養命源不顧父兄弟致招業所使取彼而捨此
故知諸衆生不達安身處輪迴六道中不入三摩地
若能契無生不見有死視頓見含生類等觀如一子
皆是無生相此是真實語是故無生肯功德叵思議
是名護己身亦名保赤子名孝順父母名友于兄弟
將此奉塵刹名供養大士名承事諸佛是名第一義
有感

風吹窗紙忽驚人頭息從前三世因念念離心意
識心心心契本來身

次友人韵

山僧自着個袈裟那復人前話歲華但得胸中饑渴
盡翻身踢潑趙州茶

示醫者

靈山會上大醫王濟世全憑沒病方但指世間俱藥
草了無熱惱與清凉

叅禪偈九首

叅禪莫妄想亦莫着除妄一念未生前試看底模樣

叅禪一着子不假異方便須着自回光悟取本來面
叅禪叅直指毋遭岐路使豎起鐵脊梁山直下超生死
叅禪直叅直莫着心意識千差萬別來直下當頭截
叅禪叅自繇撒手復何求赤身如白刃誰敢犯當頭
叅禪欲吐氣須叅轉身趣轉身吐氣時語語無剩句
叅禪節要處切莫顧危凶當機擒虎兇信手捉獐龍
叅禪叅真實莫叅口頭弄終不哄他人到頭終自哄
叅禪貴正因弗用記時辰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
遊廬山東林寺次壁間韵

不慕西方不解禪道人行處自悠然直饒遊徧十方

界信步何憂不現前
萬物本吾元一體誰云塵合復塵開男兒自到心空
處踏破乾坤孰去來

霞標管居士述無用書謂復禮法師問偈爲真
妄二字所縛不出理障清涼圭峰所答亦爲真
妄二字沒溺未見超方向寂音所擬戰勝二老
然無明全妄情二句亦未免詞病拙偈雖不工
然跳出諸公之網偈云立真取淨性妄卽從茲
起若了真非真妄亦何須止法法不曾生心心
勿終始明暗兩無功取捨情茲理佛不入涅槃

我不出生死師云無用句調雖工似莽蕩欠諦
當因次韵

本來法本淨因昧分別起念念不昧時心心從此止
本來非未初那得有終始示語叅玄人應叅本來底
吾今本本來一口吞生死

示胡居士

吾嘗於此切開口不在舌覲面更無餘世間人不識
示智光禪人

老僧筆本不是筆一筆一筆如鐵樵打着徑山光上
人莫言老僧有法說

道生禪人欲歸坐關乞偈

上人歸去把門封坐臥經行祇此中打破靈雲關
板子桃花依舊笑春風

黃檗山觀葉相國詩匾以偈次韵

及第心空選佛場個中無地列隅方一毫透體豁惺
眼十界通身現法王迷去妄分人與我悟來了却短
和長回頭直下情無倚便是高登彼岸航
浩然之氣勢旋盤充塞乾坤絕窄寬一雨普施滋草
潤密雲彌布蔭人寒西來祖令當頭指東土兒傳正
眼端祇爲分明人不薦故令高着眼睛看

貧僧偏愛破家窮赤體條條露骨風歷歷我人皆實
相明明心境總真空月明虛白連天碧日照雲霞映
水紅聲色摩尼不墮數祇因逐物着西東

本心地不涉陽陰迥出乾坤覆衆峯萬法馬師都吸
盡一人龐老絕追尋全身用去頭頭現覲體行時物
物沉外境內神無覓處須知憑悟本來心

香城寺圓初禪人請齋需偈

暫爲黃檗王請作香城客齋罷索予言予言絕標格
研磨半錠墨汚却一張白舉筆盡力揮○字不着畫
欲會西來意問取門前柏覲面忽然惺撞破乾坤窄

示定觀禪人

返炤迴光直下觀無干東北與西南十方世界全身現一切人天正眼看

示時默上人

未語已前時薦得方堪默契本來人若將紙墨認爲法誤賺闍黎非老僧

誕生禪人乞策進語

進在其中退亦中當人無路可通風擬心更欲期精進不若回光省舊容

通安陳居士請題

目前無老僧背後無居士中間是阿誰低頭自作禮
朱涇玄津禪人乞偈於推蓬室記之後

正蓬推蓬非汝境界廢室典室韓獪逐塊汝乞吾言
打出門外予作是說遭人笑怪船子和尚不在其內

示胡居士

在家居士祇在家不須門外駕牛車身口本來元清
淨莫教放過別生芽

示若愚廣禪人

大智若愚何以說通身一具廣長舌十方法界普齊
談舉意聞時便相隔

示雪浦禪人

利如錐疾如箭若能行超方便

靈宇禪人乞題獅子菴

獅子窟藏獅子山養成牙爪莫偷閒他年忽地能哮吼百獸聞之盡破顏

示銳冶禪人

方當乞偈忽雷鳴老衲指示以爲偈歷歷分明震耳根縱然不悟難迴避

示亦幻禪人

幻卽非覺覺卽非幻幻覺相傾通身易換

示隱輝禪人

本來面目初無覆藏回光返照觀體全彰

曹一光居士乞偈供養

盡大地人本無二樣作如是觀是真供養

贈慧轂師

本是同根生誰重復誰輕堂堂全體用正令要須行

送修密禪人省親

毋想子歸因遠遠子思省毋亦迢迢母子本來真面目歷然觀體沒途遙

白巖禪人乞偈閉關

衲僧當據關不在閉房間正令全提處如同萬仞巖
示咸濟禪人

自濟濟人須假悟若還無悟總徒然男兒當發丈夫
志動靜忙閒緊着鞭

蓮花峰

早地蓮開勢挿天經冬過夏未嘗遷祇因性稟堅剛
質縱使焚燒逾洞然

踞獅林

此地曾無異獸叢一林惟有踞獅雄他年出類能哮
吼普使含靈盡化容

紙炮

頂門一竅透靈機滿肚無明火發揮聲振十方人盡
覺固然喜躍動容威

復壽州方侍御

諱震瑞

日炙風吹雨打明明直指原繇處處全體獨露超過
世出世頭

山居

老僧無事日高眠童子開窗達遠天忽覩光中陰影
動擡眸雲去過前巔

野衲橫身四海中端然迥出須彌峰舉頭天外豁惺

眼俯視十方世界風

示聚我居士

四大聚來成我體吾身元是本來空本來空不離今日今有本空體一同

萬聚叢中我獨尊獨尊那怕聚紛紜頭頭色色非他物大地乾坤一口吞

偶見衆禪者從今一日不離山偈次韵示之

從今一日不離山肅肅雍雍雲水環獅象潛藏一隊裡龍蛇混雜衆群間老僧棒棒棒誰意衲子惺惺惺孰顏記取他年出林去莫教放過上頭關

從今一日不離山南北東西絕往還縱使直拋方外去巍然不動於其間興雲吐霧誰能測拄地撐天孰敢攀除是同躋無上道何人解透個中關

偶成

十方世界恣橫眠那管東西南北天唯我獨尊全體現人來問着只麤拳

示徹源禪人

隨流生死故無窮悟徹源頭返本宗個裡不容人我相從來千里乃同風

傳法偈

本法豈繇傳繇傳本法傳今傳傳本法本法本誰傳
因見雪公遠禪人登玲瓏巖詩次韵示之

老僧乘老典經行不知壑人或翫山水吾只樂吾樂
信步重巖上四顧靡不豁詩人作詩句道人談道朴
直下發本機彈指超無學一事無別頭頭我自覺
師夢中得染深青牯牛之句乃自聯云

染深青牯牛那肯更回頭通體蒼烟色明明迥類流
無心用禪人乞偈

祖師西來直指人心多少行人錯認識神通身覓心
不可得身外無心用本人

示子穀蔡居士

居士自居士毋遭岐路使返觀世上人業識茫茫耳
示靈根荷禪人

世出世間不二法一身通荷無餘事阿誰不是丈夫
兒祇恐未堪如來使

示本源禪人

從本以來個着子忽然達得超三際隨流忘却者源
頭所以茫茫無本據

居士乞偈

雲中執筆舉頭看雲天一色更難分前境不分心不

動卓然獨立在乾坤

正庵禪人閉關乞偈

欲超生死路叅透祖師關作麼生是祖師關赤花猫
子面門斑

化緣

爲僧一味無他事要他檀那契已躬個事人人皆具
足信手拈來用不窮

居士五旬乞偈

夕陽西去水東流人老何曾見白頭能向個中高着
眼普觀法界是同儔

天童卽景十三首

太白峰

昔人錯露個消息惹得人傳太白峰今我直登峰頂
上那來名字掛虛空

玲瓏巖

遠望宛然如鐵壁近觀竅穴自分明曾無一點瞞他
得故指玲瓏今古稱

坐禪石

分明一段真竒特行住坐臥無人識偶然走到暫腳
跌錯認將爲坐禪石

響石

看來一塊精頑石擊着響聲隨扣出東西南北皆
驚縱然睡熟也惺微

龍隱潭

太白峰頭一隊龍興雲致雨顯神通潭中靜處非爲
隱隱顯當知沒兩容

活眼泉

水出高源流不絕清虛炤物映青天日明雲暗隨時
鑑是故稱名活眼泉

西澗

西澗原從太白來寺西流出遶東迴漫將竹接來
下飲飽諸人滿腹回

七佛塔

七佛尖尖七古錐一行排列路傍堤死生個裡同模
樣特使行人着眼窺

清關橋

橋本原無清與濁祇緣到此別人間雖然都打橋中
過未審誰人透此關

隱蓋亭

個事從來徧界呈祇因人自不惺惺故應曉示中行

者所以題他隱蓋亭

鐵蛇關

鐵蛇雄據嶺頭峰截斷行人路不通直下一刀全殺
活任從南北與西東

萬松關

萬松關不爲關松警策行人入路通忽若有人親撞
破方知直透萬松中

攔路庵

脚跟未動意先行色匆匆不暫停攔斷路頭心不
走安然步步沒途程

徐雲將居士求偈

忽地西風起人人覺面寒分明代揮塵誰知直指南
貫之求偈

一身充滿復何爲萬別千差一貫之世出世間無望
礙那來背觸涉驅馳

轆轤嚴居士乞題牧牛頌

一個牧童一個牛無端一體兩分頭從君及衆多才
識愧我渾圖縱自繇

示德雲禪人

德雲嘗任妙峰頂着意求尋轉不醒指汝歸休不涉

程切莫將頭去認影

元冲錢居士求偈

不須我描畫君自本呈現但作如是觀必不自相賺
直饒恁麼地捨破紙來好相見

答朱居士

非僧非俗者個漢兩處圓通無畔岸翻身直踏上頭
關入佛入魔只一貫

答元禮曹居士

丈夫自有冲天志此是君之夙具因世出世間不二
法惟人自肯乃方親

超一求偈

二月春光晴且麗萬物增榮添意氣超一一超一切
超豁然圓證無生地

祈遠唐居士乞偈

個事本丈夫誰貴復誰賤毋將一幅帟障却本來面
周生余居士乞偈

痛與辣手打不惺若惺卽見赤骨髑不惟不依言語
道亦復不着無言說

利根禪人爲薦先亡求偈

擬欲利人利已爲先據已利處個個如然幽明一致

誰不現前若不如是利已妄焉故曰一子出家九族
生天

次韵送其侍者住雪竇上峰

老衲何因不記秋只緣嘗自個中繇試看天上無私
日獨炤高臨一切頭

何山沈居士求偈

諱演

山僧無別示白棒當頭指頂門眼豁開自證冲天旨
覺圓敏禪人病中乞偈

維摩居士病非病禪者反爲作病看忽覺病身身本
覺始於法法自然安

募真歇了禪師塔院偈

當年屋塔護全身一夕火光真歇了護法檀那出手
新定然重發兒孫肇

天鈞徐居士乞偈

無法可說何字可寫作字觀時眼中着屑一念回光
當下安帖

化造殿

太白山下天童寺洪水漂流殿如洗普告四衆諸檀
那大家出手共扶起

示體真禪人

體真體真切莫疎親但憑信去決不賺人

示通聞葛居士

一落筆時紙成汚所以繪事後於素不若向筆未舉
前策起眉毛須自悟

示蓮峰聞禪人

出家本爲了生生死死不了徒勞耳忽地心花頓發
明靚面無生無滅旨

示得之李居士

個事從來本呈露認着名言却遮覆剔起眉毛着眼
看腦後見腮方契悟

履卿戈居士以白紙一幅乞偈并呈玄沙白紙
頌師次韵復之

踏翻天地無家業笑出蘆花恰正圓何待紙來遮面
孔同風千里對長宣

示泰華程居士

春日晴和物物芳莫教虛度個時光試看歲歲杜鵑
鳥聲聲歸去好思量

行如葉居士乞偈薦親

生亦如兮死亦如如如之外盡皆虛欲知父母安身
處切利天宮亦不居

二無張居士求偈

端瑞

一切二邊俱坐斷本無中道可須安掀翻海嶽無人會白棒當頭爲指南

明道崔居士乞偈薦親

若惺自己安身處河沙父母同個面但將此語懸高堂一度看時一度薦

化造中峰庵

萬峰羅列個中峰日炙風吹雨露中奉勸檀那齊出手共將片瓦把頭封

題獨露堂

天地爲廬個道場龍蛇混雜於中央不知誰解無思筭迥出乾坤獨露堂

糠餅偈次其侍者韵

老僧無福食秕糠累及吾孫搜肚腸不特明明猶罪我又加一醜播諸方

容如求偈

憑我寫一字無汝錯認是容如不錯認是阿誰咄

泰華程居士乞偈

只欲紙來求法語誰知法語無啓口無啓口處眼忽開處處頭頭唯自偶

奉和

太祖高皇帝御製 賜隆菩薩詩

因仲沈居士請

堂堂獨立豈干松歷歷孤明唯自功無影樹頭身出
表不萌枝上覺花從指揮列合乾坤主目視含靈總
共宮痛念體同無異性棒頭點着實非空

見雲余內宦乞偈

大道本來成現只緣人自不薦若能一念迴光始覺
不隔條線

汝遠秦居士求偈

諱季錄

覲面不相瞞白棒當頭指無奈更求書直筆寫如此

懸向高堂上切莫昧自己忽然省得時始覺錯汚紙

示子凡方居士

不是凡不是聖不是佛不是心自古至今没人識只
堪鼓掌笑吟吟

示冶堂孫居士

模也模不成鑄也鑄不就本自不涉功所以沒窠臼
冰崖徐居士乞偈

道人處世唯已矣任運縱橫宛如水觸境初無取捨
心取捨之心惹生死

虞山虞居士乞偈

居士好遊山曾經多少春直教踏破虞山頂始覺乾坤沒點塵

爲心僧趙二瞻居士

法名通本

本不是心不是僧兩端不立復誰名所以天童無法說白棒指教伊自惺

示元之鮑居士

幾點黑墨污白絹懸向高堂任人看古有龐公自偶諸今未卜誰親見面初不相干半點烟傾國來也爭肯換

募裝初祖像

教外別傳名爲禪達磨大師來此土天童新建大禪堂不塑聖僧塑初祖化主大衆想來容行住坐臥嘗相覩檀那慨然發至心同證無生全體露天童老漢舉手書筆尖頭上密雲布一雨普施何所緣惟願見聞自惺悟

立春日雪霽次量侍者韵

臘雪凝山連澗塞春風一拂盡成流看來幻景渾如夢忽惺江山故眼眸

次答璞川曾居士韵三首

野僧何事出頭來打惺時人困夢回忽覺通身渾塵

快無師本智自然開

棒打令人眼豁開浩然獨步任隨來舉頭滿目人無異那個男兒更着裁

單提拄杖擬何通棒棒全身若活龍寄語維摩休妄想了然不二契宗風

復木叔陳居士次韵

嘗寂光中不變春無言童子自來新野僧只個當陽句喚指目前一切人叅贊乾坤成世界主賓義立顯君臣丈夫氣宇充空際對待情忘比甚隣

示繼清太華二居士

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他人難用力自度自家身

徐居士乞偈

有一句偈人自迴避若嘗在中超世出世

爲瑞屏顧居士

祖師直指唯單傳無始時來面目全此意拈向瑞屏風請君着眼離言詮

永亥吳居士祈子乞偈

歌開不見情生子法界團圞罔彼此不須更說話無生大家共證金剛體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十一終



撰述

密雲禪師前錄卷十一

三十七

大宋其德金剛經

世不見其子太子不歸國外不見其子太子不歸國

世不見其子太子不歸國

世不見其子太子不歸國

世不見其子太子不歸國

世不見其子太子不歸國

世不見其子太子不歸國

五十六

南唐書卷一